

美国克鲁格出版社
美国世界华人作家杂志社
◎ 编

并天晓作人世界书



乌发 为谁留

寡妇街的石缝里长出一棵狗尾巴草
草根下埋藏着一部寡妇街女人的沧桑秘史

郭地红◎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长发

为谁留

郭地红◎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发为谁留 / 郭地红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
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69-3631-4

I. ①长…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5164 号

 长发为谁留

郭地红 / 著

责任编辑	王 琴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邮 编	830011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3631-4
定 价	42.60 元

故事梗概

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边陲小城有条不紊的街——寡妇街，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诞生。小城街上出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金凤、巧珍、雪莲。这三个女人是从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脱颖而出的代表人物，她们和许多创业人一样在寡妇街开店。

金凤阴差阳错，嫁了个香鹤一去不归的男人，当她梅开二度之时，却迎来一个人生的苦涩秋天。

巧珍蹉跎岁月，历经生活的磨难，她赶上改革开放的机会，有一天，她看完一部日本电视剧《阿信》，感动地发誓：一定做一个中国的阿信。

雪莲，一个像天山上的雪莲花一样纯洁的姑娘，在她花开的季节遭遇了一场人生寒流，一颗少女纯洁的心过早地枯萎、凋零。此时，她听凭命运随波逐流，被南方的一场改革大潮裹了去。只几年光景，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重返边陲，成为边疆小城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

为了生活，她们爱过、恨过、苦过、累过、哭过、笑过，经历了人生一个又一个暴风雨，她们用顽强的毅力，在这条小街上苦心经营十余载，从小饭馆到大酒店，资本积累滚雪球般地由小到大，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为自己打造了一座辉煌的财富宫殿。就在她们苦尽甘来，生命花朵即将绽放之时，她们情感的诺亚方舟一夜之间跌入深渊。命运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把三个命运多舛的女人连在一起。

这部小说描述了金凤、巧珍、雪莲三个女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勾勒出一幅个体创业风云人物的众生相。作者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向人们展示边地人斑斓多彩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边陲小城一幅民俗风情画卷。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戈壁小城一条街	1	第十九章 鸭子湖边钓鱼台 ...	179
第二章 一条街上俩娘们	8	第二十章 十八年前的秘密 ...	186
第三章 真正的儿子娃娃	19	第二十一章 长长的黑发为谁留	
第四章 往事蹉跎岁月愁	30		198
第五章 命似一条沧桑河	43	第二十二章 小城出了个大学生	
第六章 小草帽的大盘鸡	59		206
第七章 大白天做发财梦	65	第二十三章 不要舍赐和怜悯	
第八章 借鸡下蛋蛋生蛋	71		214
第九章 英雄都是逼出来	80	第二十四章 风雨重归寡妇街	
第十章 有酒有肉朋友多	90		221
第十一章 来的客是财神爷 ...	99	第二十五章 寡妇街不相信眼泪	
第十二章 趟男人河的女人 ...	110		231
第十三章 街上的闲语碎言 ...	122		
第十四章 有个女孩叫雪莲 ...	130		
第十五章 记忆中的红头巾 ...	140		
第十六章 女人貌美是财富 ...	146		
第十七章 邂逅阳春面饭馆 ...	152		
第十八章 天北年轻副市长 ...	166		

戈壁小城一条街 / 第一章

—

“砰”的一声枪响，回荡在寡妇街除夕的夜空，震碎了人们缠绵的发财梦，飘了一夜的鹅毛大雪把街道覆盖的严严实实，一阵刺耳的警笛划破寂静的黎明，渐行渐远。天麻麻亮时，街上的店门吱嘎嘎开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想看个究竟，探头探脑地寻着枪声响起的地方望去。只见街面头的哑妹孤零零地站在雪地上，张牙舞爪地哇啦哇啦地喊叫什么。警笛消失了不大一会儿，接着是迎新年的鞭炮声，噼里啪啦不管三七二十一响彻整条街道，雪地上一片红彤彤的鞭炮碎片。

新年黎明的一声枪响，拉开了寡妇街一道神秘的大幕，各种奇怪的话题出笼了，各种版本的传说流传开来，一个个秘密的事件浮出水面。

说来奇怪，这个热门话题随着日子长了，也就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一日傍晚，街上的烤羊肉摊子上出现个瞎子说书人，只见他一手拿着个鹅毛扇，一手拿着个呱嗒板子，节奏分明地打了一阵，伸手往小城一指，“嗤——”的长长一声，口中念念有词：话说有个西北，西北有个天山，天山有个北坡，北坡下有个小城，小城有条街，叫作寡妇街。街上有三个响当当硬邦邦的女人，一个唤做火凤凰，叫金凤；有一个唤做马兰草，叫巧珍；有一个唤做美人鱼，叫雪莲。这三个女人一个性子火辣辣，一个性子温柔似水，一个青春似火……说到关键处，不知他是有意停下

还是在咽流出来的口水,接着说:各位看官,人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听我说,这寡妇开店故事多……不管你是东来的官还是西来的客,吃在寡妇街,喝在寡妇街,玩在寡妇街,最后呢……他忽然不往下说了,故意留个悬念,拐了个弯,换了个题目说开去。

听者好奇,说书人把这条街上发生的故事渲染的云山雾罩、光怪陆离、神乎奇神。正是这条街给寂寞的小城增添了许多喝茶聊天的话题。

二

寡妇街是条名不见经传的街,市政地图上找不到,就连市志也无记载,通信地址也没这个地名,奇怪的是人人皆知。关于寡妇街的街名来历要从头说起。

在规划这座小城时,当地政府从外地请来资深的地名专家,给小城的每条街道命名。等到老专家把小城所有街道命名完后,才想起给这条偏僻的小街命名。此时老专家已江郎才尽,搜肠刮肚急白了头发也想不出个子丑寅卯。

一个雨后晴朗的早晨,蓝天像水洗过一样,老专家站在小城的西域大酒店最高层,站在窗前,打开窗户,一座戴着白帽子的雪山,像一幅巨大的风景画浮现在眼前,伸手可及。老专家被这绝美的风景吸引住了,喜形于色,脑子里一道闪电划过,失声惊颤地大叫:“有了,有了。这条街就叫天山路。”

从此小城的最后一条街,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天山路。

雄伟的天山全国独一座,名气大的世人皆知,用“天山路”命名这条街,怕是再好不过了。

一个炎热的夏天。太阳懒洋洋地露出笑脸,汽车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嘈杂的音响、摊主的吆喝声,交织成杂乱无章的交响乐,整条街像煮开锅的饺子,沸腾起来了。

一个在街南边开饭馆的女老板,一个在街北边开饭馆的女老板,这俩娘们,一个长脸,一个圆脸。长脸女人托人买回一台小黑白电视机,放在饭馆里让客人们看;没过多久,对面的圆脸女人也买了一台大黑白电视机,摆在饭馆门口招徕客人;长脸女人哼了一声,赶紧打定主意,第二天托人买回一台小彩色电视机,于是长脸女人的店门前又积聚了许多客人;对方更不示弱,没过三天,圆脸女人的店门口摆了一台大彩色电视机,还别出心裁请来一个维吾尔族巴郎子,在店门前卖起了烤羊肉串。

铁皮烤箱上紫烟缭绕,戴着小花帽的巴郎子,摇晃着拨浪鼓一样的大脑袋,手持一把冒着热气的羊肉串,伸向路人面前,热情似火地吆喝道:

“来——来——来,来一串没结婚的羊娃子肉哇,吃一口又辣又香!吃了还想

吃啦！丫头子吃了更漂亮，小伙子吃了更精神，老年人吃了身体好啊！快——快——来一串——来一串啊！”

一股夹杂着孜然香的羊肉串直往路人鼻子里钻，巴郎子声音清脆嘹亮，嗓子声里带着卷舌音的长长韵味，一会儿便把馋嘴的客人引诱过来了。

过了没几天，长脸女人不知从哪儿请来一个哈萨克族老艺人，老汉蓄着山羊胡子，怀里抱着冬不拉，边弹边唱，从早晨弹到日落西山，招徕许多看热闹的客人。

圆脸女人干脆支起音箱，播放民歌。长脸女人也不示弱，支起高音喇叭，开足音量，对着大街猛放。双方你想压过我，我想搞倒你，一个不让一个，一浪高过一浪，来来往往的人，怡然自得地徜徉在民歌欢快的旋律中。

终于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两个对门的女老板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惊天动地，把一条街吵得像过节一样热闹。

起因是一场狂风把街南边圆脸女人的店招牌刮起，不偏不倚摔落在街北边长脸女人饭馆的窗户上，把玻璃砸个粉碎。长脸女人气呼呼地抓起牌子，扔在街道上，恰好一辆车路过，嘎嘎吱吱压碎了牌子，被圆脸女人看了个一清二楚。圆脸女人跑过来拿起烂牌子，找对门的长脸女人说理，这下引着了压在长脸女人心头上的火：

“你凭什么扔我的牌子？”

“有本事，找老天爷啊！”

“老天爷没长眼，就找你赔！”

长脸女人摆起一副吵架的架子：“来吧！我赔，呸！”

两个女人一个叉腰，一个跺脚，一个伶牙俐齿，一个快言快语，火辣辣，点炮仗，炒爆豆……针尖对麦芒。一个瞪眼跳一丈，一个把地皮跺得嘭嘭响；一个手指颤抖，一个嘴吐白沫，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直吵得天翻地覆，昏天黑地……

双方犀利的叫骂，似锋利的刀，刺向对方的痛处，同时也刺中自己的要害，心口在滴血。就在她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街的另一头由远而近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驴铃声，人们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骑着灰驴，晃晃悠悠地走进看热闹的人群。人们闪开一条道，白胡子老头一拉缰绳，那头灰驴伸长脖子“嗷——嗷——嗷”地发出三声长叫，俩女人忽张着大嘴，面红耳赤，吐不出一个字。她们中断争吵，蓦地捂着脸，低下头转过身，拨开看热闹的人群，匆匆回自己的饭馆。

看热闹的人们好一会儿才清醒，有人看清了这场戏的内容，嚷嚷开了。

“我看这两娘们，赛过《水浒》里的孙二娘和扈三娘。”

“嗨！奇怪啊，只见娘们吵架，怎不见爷们出场？”

“听说这两娘们都是寡妇，哈哈，干脆把这条街叫寡妇街吧！”

“对！这名，听着贼响！叫起来顺溜。”

有好事的闲客嘿嘿一笑，道破其中的神秘，挑衅地笑道：“这可真是世道变了，爷们嗑瓜子、织毛衣、翻闲话、编传子；娘们喝酒、骂骚话、打群架。”

自此，有人打的去天山路，司机摇头说不知，一说去寡妇街，司机连问也不问，直接把你拉到这个地方，你说奇也不奇？就这么个荤街名，好记，叫得响，被路人记住了。遗憾的是专家费尽心机拟定的街名，楞被百姓随口叫的荤名活活取代了。

倘若你是个外来者到小城做客，不知这条街，甚至没到这条街走一趟，呵呵，你等于没到小城来过。人家会笑你是个勺子（当地人说傻子的意思）。

但凡好事的人路过这里时，一颗好奇心拴住脚脖子，驻足在这里打听刚出炉的传说，掺和自己的意思，一传十，十传百的与大家分享。于是那传说就变得神秘、离奇、玄妙，像长了翅膀，出现各种版本，飞入千家万户，搅得满城风雨，吸引着十里八乡的百姓，到这儿走一遭。人们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说一说，坐一坐，领略这里的风土人情，对街上的女人评头论足，说东道西。

街上的女人，个个精明得很，各有一套看家本领，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见了客人察言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举止不慌，说出话比唱得好看，个个精明的赛过阿庆嫂，巧言令色玩着花样，把爷们的钱袋子一股脑儿地掏瘪了，叫爷们心疼的直咂嘴，叫苦不迭，臭骂道：狗日的娘们，心贼黑手真狠！

寡妇街是爷们吃喝逍遥的好去处。因为这里有当地人喜欢的十大名小吃：菜根香阳春面，牵不走的小毛驴，大丰收的拌面王，小草帽的大盘鸡，一杆旗的抓饭，虎狼窝的清炖羊肉，红柳村的胡辣羊蹄，叫人回味的沙漠之粥（舟），红遍天的蝎子火锅，馋死你的手撕牛肉。

闲客们聚在一堆唠叨：你注意看呐，仰脸的女子，低头的汉子，街上那些个仰脸的娘们，十有九个骚球子；看那低头的熊汉子，十有九个塌头子（无能的意思）；真是娘们子不浪，爷们子不追！娘们子不骚，爷们子不上！

三

南来北往的客人在这儿落脚，吃一串烤羊肉，喝一碗酸马奶子，来一盘香喷喷的手抓肉，再上一个大盘鸡，各种风味交织在一起，叫人流连忘返。

一阵清风吹过，街上慢悠悠地出现个骑头灰驴老头的影子，这老头白眉白胡子，银灰色的胡子有半尺长，随风飘逸，像一面飘荡的旗子，显出一种仙风道古的风采。形成反差的是脸和鼻子是红的，那一口洁白的牙齿，啃起羊骨、牛骨，嘎巴嘎巴山响，秃脑袋上扣一顶羊羔皮毡帽。据说那帽子从戴上那天起，就没见他摘

下来过，天长日久，帽子油光光的，连帽边上绣的花纹，也几乎分辨不清。只有那头灰驴不离左右，是他代步的工具。再看那驴背上搭条花毡子，花纹是波斯风格，虽日久，但仍清晰。小毛驴得得地一阵风，跑得飞快……他是这个地方有名的土郎中，肩膀上斜挂着药葫芦，里面有他配制的各种药。

谁也不敢小觑这老头，他可是当地的一个人物。只见他一年四季穿件老羊皮袄，春夏，毛朝外；秋冬，毛朝里。据说郎中年轻时背着葫芦上山采药，不小心掉下悬崖，恰好那件老羊皮袄结结实实挂在一棵树上，拣回一条性命。

他常年带着那个药葫芦，日子久了，磨出亮闪闪的釉子。每年春天，他熬制的一种五味苦麻汤，孩子喝了不染麻疹，大人喝了不得伤寒。方圆百里的人们不知他的姓名，却都敬他，称他为“药葫芦”。

药葫芦的父亲是个郎中，把祖辈传下来的看病本事交给他。父亲过世后，他便承袭了父亲的医术，年轻时他跟着左宗棠的部队进入边疆，打完了仗，便在骆驼驿落下脚，娶了个当地的土著女人生儿育女。过了多年，他给流放到边疆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当向导，一直把这个大英雄送到伊犁，得了一大笔赏钱，后来在街上开了家药铺，当起坐堂郎中。那药铺有两间房子，一个里间，一个外间；外间是诊室，里间的四周墙壁上用木头做的两层架子，上面摆放着各种中草药：灵芝、雪莲、锁阳、大芸、贝母、骆驼刺、骆驼蓬子、苦豆子、野罂粟、野麻黄……红的、黑的、绿的、黄的、长的、短的，散发着浓烈的草药味道。下面摆放着动物的内脏：有牛黄、狗宝、狗鞭、羊肝，瓦罐里放着鹿茸、鹿鞭、驼峰、驼掌……房子中间有根很粗的柱子，上面挂着牛皮、羊皮、狼皮、狐狸皮，野黄羊的骷髅头。

有人来找药葫芦，只要见药铺门上方挂着个药葫芦，门前的老榆树下拴着那头灰驴，那他一定在里面。

药葫芦看病的方法很简单，把脉、查眼、观相、看鼻、闻味。他看病既杂又乱，什么头疼脑热、捏骨、正骨、拨脓、挖疮，各种疑难杂症，来者不拒。

他坐在用老榆木做的椅子上，眼前的桌子是沙枣木做的，虽粗糙，但很结实，使用得久了，木纹磨得异常清晰，油光光的。他诊脉时，用狼毫开药方。握笔时下巴往前一抵，那雪白的胡子便在纸上刷过，字写得龙飞凤舞，只有他自己认得。一双老鼠眼眯缝着，不细看，以为他是个瞎子。看他那双手，长长的手指甲，如锋利的刀片，显出几分狰狞。他就用这长指甲的手抓药，刮药粉，刮一下一毫，刮两下一分，刮三下一钱，断毫不差。

药葫芦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他主动打招呼。路边两个正在打架的莽汉，远远见他骑着一头小毛驴的影子，立时住了手，泄了气。那些街头游荡的闲汉，或躺在树荫下睡懒觉的酒鬼，一听见他叮当的驴铃和他沙哑的小曲，啊喝！马上从土里一骨碌爬起来，赶紧抖抖身上的沙土，木头一样呆立着，脸上堆出恭敬的神

态，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药葫芦神情庄重、严肃，仿佛至高无上的国王，威仪地从旁人面前走过，目不旁视。他会说当地的几种语言，说得像倒豆子一样快。谁也不知他有多大年纪，有人说他八十八，有人说他九十九，也有人说他百岁了。

柳树绿了，榆钱开了，一股旋风飞起，在街上袅娜盘旋，把地上的草叶、纸屑和鸡毛卷向空中，白眉白胡子老头像个活神仙，骑着那头驴，慢悠悠地出现在街上，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又走到东头，风将他的白胡子吹乱。他手搭凉棚，凝视遥远的天山，戴着白帽子的天山山峦起伏，山顶上悬着那颗毒日头，被一团蒙蒙雾气笼罩，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是暴发洪水的先兆。

他骑着毛驴，挨家挨户告知街上的商户，嘱咐人们防洪。那些新来的商户哪里相信药葫芦的话，抬头见晴朗的天空挂着个明晃晃的大日头，再看戈壁千里，干的要冒青烟，早的连草不长，鸟儿不飞，怎么会有大洪水呢？店家们莫名其妙地看着药葫芦离开这里，指着他的背影，大骂疯傻老头，胡说八道！大白天说梦话！

就在药葫芦说完提醒大家的当天晚上，果然应验了，一场咆哮的山洪如万马奔腾，真是天山之水天上来，把街两边的爬爬房冲得东倒西歪，那些不结实的土坯房子，轰隆一声倒塌了。人们这才相信了，药葫芦的话千真万确！他果真能掐会算。

大水把房子冲垮了，周围的店家们一边咒骂着老天爷，一边清理地基。

街道北边金凤和街道南边巧珍家是铁皮房子，打的是石头地基，房子没遭到毁坏，这样她们乘机把地盘扩大了。在原来的基础上，金凤家盖起了三间房，巧珍家盖起了四间房。

过了没多久，药葫芦又出现在街上，来回走了一趟，走到每家门口，就告知这家人，避开拉木头、煤炭、柴油的车。

只有两家人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一家是金凤，一家是巧珍，遵照他的嘱咐，让那些拉木头、煤炭、柴油的车停放在离店门百十米远的地方。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偷油贼偷油时，打着火机，想查看油桶里是否灌满了油，一瞬间，火燃着了油，把街两边的房子变成一片火海，因金凤和巧珍家盖的是砖混房子，再加上那些油车和她们有距离，两家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火灾。

这时，更多的人相信药葫芦的话了。

后来，有好事人请教他：“老头子，你给这条街算个命。”

药葫芦骑驴走到街心，一阵旋风骤起，在他周围盘旋，树叶、鸡毛、纸片，呼啦飞上天去，在空中曼舞。他站在旋风里，岿然不动，雪白的胡子在风中飘飞，两只浑浊的眼，洞穿历史的氤氲，射向天外……药葫芦抚着长须，仰望天上的大火球，喟然长叹：“呵呵！这条街难逃三劫，一劫水灾，二劫火灾，三劫人灾。”

那人好奇地追问：“有什么根据？”

药葫芦沉吟了片刻，掐掐指头，算了算，口中念念有词：“哎——唉——因这条街有三怪：娘们子开饭馆，爷们子来吃饭，站着进横着出。有那好色的、偷腥的、贪杯的、财迷的家伙，四路照了头，就会出人灾啊！”他给那人找了几个三劫的佐证。

那人佩服的点头，骑驴看戏本，本书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

一条街上俩娘们 / 第二章

—

街北边有个用铁皮搭建起来的房子。门前有根木头桩子，上面钉着一块歪斜的木牌子，写着上海人家饭馆。

开这个饭馆的女人叫金凤，她在这儿开店的日子久了，摸准了生意的火候，啥时是淡季，啥时是旺季。东来的生客，西往的熟人，操不同的口音，那些人的习俗、口味、嗜好，她一看一听便明白八九。

不论你是天南还是地北的客人，只要有了烟酒，就来了精神。三杯酒下肚，陌路人成了久违的朋友。他们有句响亮的口头禅：钱嘛，纸嘛，花完了还能挣撒；酒嘛，水嘛，端起杯子谁怕谁撒？喝死了去个球！再看这些客人，个个显出几分西北汉子的豪情：有一股子酒瓶子不倒人不倒，酒瓶子倒了人还不倒的豪气，嘴巴上始终挂着那句英雄气概的“儿子娃娃”（当地人把勇敢的男人这样叫）。

这些常年在外奔波的大老爷们，也着实憋屈，一年有半年闻不着女人味，能不在外找乐子，放松一下自己吗？此时，女人的一个媚眼，一个手势，叫他们魂不守舍，浮想联翩。娘们似高明的驭手，爷们像被驯服的野马，十个有九个会被娘们乖乖牵着走……司机和女老板混熟了，和她们打情骂俏，开心寻乐。也有些个常来常往的酒客，三五个一桌，一来喝酒，二来消磨时间，他们慢慢喝酒，细细地咀嚼羊肉串，慢腾腾吃羊肉闷饼，吃

风干馍馍泡茶水,吃凉拌椒蒿……津津有味地编眼见耳听的故事,把那肚子
里的酒虫子,渐渐勾出来了,一个个僵硬的面孔,像是茶叶在开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汉子们眉飞色舞地编闲传(即北京话里的侃大山),比谁的故事精彩,听谁的故事有味,嚼谁的故事奇巧。弦外之音,音中有音,话中有话,那故事因了色、香、味俱全,磁石一样吸引的旁边酒客蠢蠢欲动。直到门外汽车喇叭一响,就有人站起来,匆忙朝外走,那几个编的正热乎的酒客突然打住半截故事,留待下回分解。

金凤摸透了汉子们的臭脾性:十个爷们九个吹,有一个不吹的,那他肯定是个哑巴;十个爷们九个骚,有一个不骚的,那他肯定有病!

太阳褪去最后一抹余晖,鱼贯而来的汽车停满了街道两旁,车上装满各种货物,黑压压的像一群乌龟。从它们身上散发出的汽油、柴油味,在街道上空漂浮。

街两边的房子里已是灯火辉煌,娘们忙着来回端茶送菜,爷们喜欢这里的环境和气氛,烟雾弥漫的饭馆里,一双一对的贼眼,满眼在女人身上来回穿梭,女人们忙活着,扭动着灵活的腰肢和浑圆的屁股,汉子们一边骚腥腥溜着瞄着娘们的臀部和脸盘,一边性情粗野地大声叫喊:上烟上酒上茶——爷们吆五喝六,划拳喝酒,一直闹到深夜才渐渐消停。

有些吃饭喝酒的司机,酒足饭饱后并不付钱,老板也不问他们要,彼此心照不宣,司机大手一挥,趑趄地走出饭馆,一边打着饱嗝,一边爬到车上,从车上卸下几根木头,或者扔下几大块煤炭,或者一两桶柴油,算做饭资。

还有些进山的司机,带回的东西有雪莲、灵芝、贝母、洋芋蛋、野鱼、野黄羊、马鹿……仿佛大山里有取之不尽的宝贝。司机们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大大方方送给开饭馆的老板,老板们自然高兴地收下,再将这些东西做出各种可口的美味菜肴,招徕客人。

有的司机东西不白送,多是心怀鬼胎,借着黑夜的掩护,贼胆包天地一把将女人柔软的身子冷不丁抱住,像逮住一只活蹦乱跳的羔羊,往驾驶室里一扔,不管女人怎样叫骂挣扎,也阻挡不了爷们粗暴的进攻。有的女人明白爷们要做什么,过一会儿便也不挣扎,也不喊叫,任由那双野蛮的大手在身上肆意横行。

这些长年累月在外奔波的爷们,渴望获得娘们的温存,哪怕是一阵子也感到满足。

二

一辆十轮解放牌卡车,每隔十天半月停在街边上。

开车的有俩司机,师傅看上去三十多岁,满脸胡子,叫老马;徒弟白白净净,像个书生,叫小林。夏天,老马师傅的解放牌卡车进山拉木头;到了冬天,过老风

口到塔城拉货，一来一回要十天半个月，累了，师徒两个人就轮换休息。他们在这里歇脚。

师徒虽开一辆车，但口味兴趣不一样。俩人下车，师傅往北，徒弟往南。

老马师傅一个猛子扎进金凤小饭馆，徒弟小林一头钻入巧珍的饭馆。老马狼吞虎咽吃金凤做的炒面，直吃得满嘴流油。

人们羡慕这些司机：轮子一转，票子一串。

别看这些司机爷们在夏天里牛气烘烘，可一到了冬天，个个像狗熊，不敢吹了。北疆的冬天，最可怕的是西伯利亚的寒流和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一旦汽车在半路上抛锚，那是最可怕、最要命的。那里是险路，绝路！一个冬天下来，不冻死个爷们，不冻掉几个人的耳朵是过不去的。试想，那天山七月雪花大如席，塌方、雪崩、泥石流，稍不留神，就会掉下悬崖，连骨头渣滓也找不到。进山的司机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一趟车回来，就像打了胜仗一样，敞开肚皮大吃猛喝，直喝得五马长枪。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说不定明天出车，路上就做了冤死鬼啊！

这些个司机爷们，说话粗鲁，动作野蛮，性格暴躁。他们有饭就吃，有酒就喝，有烟就抽，有屁就放，活活一个打不死骂不烂的血性汉子。

金凤习惯了这些粗鲁的汉子们，说话没一个正经。汉子们一边大口抽烟，一边大碗喝酒，一边吹着风骚话，话题绕来绕去离不开女人，故事夹杂着色、香、味。他们走南闯北，耳闻目睹，见多识广。而女老板并不在意男人们的臭嘴，从那里流出来的故事和传说，黄的、荤的、粗俗下流；嘴巴说得痛快、过瘾，周围人听的高兴、开心，不时夸张地哈哈大笑。金凤起初听了这些话恶心、想吐。后来渐渐习惯了，只装听不见，你越是这样，他们就越觉得没达到目的，坏笑着用眼神，并借以手势暗示你，挑逗你，看你有什么反应，直到你沉着脸，瞪一眼，甚至脸红起来，他们算是达到了目的，啊哈哈啊哈哈！笑得前俯后仰。

数九严寒的冬天，老马师傅把车停在街边，大踏步走向上海人家饭馆，使劲一扬胳膊，掀起沉重的棉门帘子，带着一阵寒风，跨入金凤的饭馆。里面早已坐着几个司机，正吹的上劲，见他进来，招呼他来喝酒，他摆了摆大手，往里面走。金凤见老马师傅来了，赶紧让他进里屋烤火。

“冻坏了吧？快烤烤火。”

“龟儿子，把老子的耳朵冻掉包饺子了。”老马师傅冻得直跺脚，接过金凤递过来的热茶。

“想吃点什么？”

“拿酒来。”

金凤拿来一瓶子酒，放在他面前。

老马喜欢吃什么菜，金凤心里有数，见他来了，笑脸相迎，热情招待。一瓶古

城子，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口条，一盘猪耳朵，老马拣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来，一个人闷头喝酒。他健壮得像头牛，手腕上的汗毛又长又密，青筋根根暴起。他的一举一动，透着无穷力量。难怪他走路，或者坐在那里，浑身嘎嘎渣渣地响，喉咙里冒出的声音，像汽车喇叭一样鸣叫。这么结实的汉子，就是再烈的酒，也打不倒他。

酒是男人的眼泪。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他一口气喝下半瓶子酒。

在司机群里，老马是资格最老的师傅，他开车十几年，不知进天山多少次，翻冰达坂，闯老风口，历经数不清的风险，每次回来都不空手，带回许多山货。这山货送给了金凤。一来二去，就和金凤混个脸熟了。

老马直勾勾地盯着她，想起一件什么事，问：“你知不知道，我开的什么车？”

“知道啊！这还用问——汽车啊。”金凤觉得老马问的话很奇怪。

“不对！”他重重地否认。

“那是什么车？”金凤不解地问。

老马几乎是喊叫道：“那不是汽车，是他妈的铁棺材！”

“啊……你在胡说什么？”

“我……没……说胡话……”

马师傅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唉地叹了一口气：“老天爷真他妈的无情，前几天我们在老风口遇到了暴风雪，车爬窝了一个晚上，我在车里坚持了一天一夜，一直等到地方（当地政府）派来东方红把我们救了出来，要不，我也见阎王爷了啊。”马师傅哽咽起来，整个人趴在桌子上，浑身颤抖。

马师傅接着说：“等待我们出来清点人数，才知道后面的车里，有两个兄弟小命没了。”

“哪两个兄弟？”金凤问。

“大成和猴子。”

“哦……”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想大成和猴子的模样，心里不由一阵酸楚，抹了一把泪。她端上一碗冒着热气的羊骨头汤：“来吧，喝一碗热汤，暖暖身子。”

老马面前碗里的骨头汤，浮着油花和青的香菜，香喷喷的热气直钻鼻子，他呼呼啦啦地很快就下去一碗。一碗羊骨头汤落肚，马师傅暖和过来。

她有点可怜他同情他了，她问：“那你有老婆吗？”

“有！有！可她……”说到这，他又抓起瓶子咕咚咕咚喝下去半瓶子酒，把头埋在双手里，狗叫一样地哭。“呜——呜呜——”

这个闷头闷脑的汉子怎么了？她好奇地问：“喂，老马，又哭什么？”

这一说不打紧，他哭得更凶了，一把鼻涕一把泪，胡子拉碴的脸上满是泪水，用袖子抹了一把脸，抓住半瓶子酒，摇摇晃晃要站起来，她赶忙走过去按住他：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那你怎么了？想老婆啦？没出息！”

“我不想老婆！”

“老马，看你这个熊样子，老婆肯定不要你！”

“哈哈，不要我，那我就要你！”

“你在说胡话！没出息的骆驼！”

“那个臭娘们，已经是人家的老婆啦。”

“为啥是人家的？”金凤犯糊涂了。

马师傅醉眼蒙眬地盯着金凤惊奇的脸盘，长吐了一口气，他放松了许多，毫无顾忌地在金凤面前一诉衷肠：“谁都羡慕我们开车的，轮子一转，钞票就来了。可谁知道我们的苦……告诉你，我结婚三天就出车，一出车就是俩月仨月，就这样，我们结婚十年，在一个床上睡觉，超不过一年。一个月前，老婆提出离婚，我说什么也不同意，我把她狠狠揍了一顿，她哭着说，她养的娃是别人的娃，不是我的种。她背着我和一个相好的小白脸睡觉，整整睡了九年！妈的，人家都睡出了娃，可他妈的我呢？我算个什么东西？在外面，老子是英雄；在家里，老子是狗熊！在单位，领导给我戴光荣花；回到家，老婆给我戴绿帽子……”他越说越激动，举起大手噼里啪啦左右扇自己的脸。

马师傅恶狠狠地骂道：“臭娘们，老子回去宰了她和那个小白脸！”

金凤点着他的大脑门，没好气地说：“哪像个爷们。你要是这样就离婚，也不能杀了别人，你这样就会有人同情你？告诉你，老娘不知听说过多少坏司机坑女人的故事，什么挂挡摸腿，拐弯亲嘴。也不知你们害了多少黄花闺女，把顺便搭车的女人带到车上，到了夜晚，进入戈壁滩，前不着村后不巴店，你们就操坏心，不是说车没油了，就是借口说车坏了，乘机就把人家黄花闺女糟蹋了。老实说，你干没干过这样的坏事？”

“没有！我要是干过这种事，天打五雷轰！”马师傅发誓道。

“好啦，好啦，别跟自己过不去。来！喝茶。”金凤温柔地说。

马师傅接过茶碗：“好吧，我听你的。”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夏天，金凤话里有水；冬天，金凤的话里有火。让司机们听的高兴，舒服。叮嘱他们少喝酒，多吃菜。几句暖心的话，会让这些大老爷们感动地落泪。

饭馆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她扶住醉醺醺的马师傅走进旅社，推开屋门，里面亮着灯，蓦地，马师傅一把将她揽在怀里。

“你要干什么？快松开……”